

陆机「文赋」写作通论

常教编著

首都经

社

陆机《文赋》写作通论

常 教 编著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 数据)

陆机《文赋》写作通论/常教编著. —北京:首都经济贸易
大学出版社,1998. 9

ISBN 7-5638-0637-7

I. 陆… II. 常… III. 文赋-文学创作-文学研究 IV. I
207.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6687 号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朝阳区红庙)

北京通县燕山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4 印张 86 千字

1998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300

ISBN 7-5638-0637-7/I·1

定价:8.00 元

《陆机〈文赋〉写作通论》读后管见(代序)

陆机《文赋》是中国文学史上论谈创作理论的经典之作，也是赋体文学的名篇。它的产生，反映了我国文艺思想和创作实践开始摆脱两汉以来儒家道统观念的束缚，看重作者个人感情和想象，走上魏晋以后美文发展的通途。《文赋》采取骈文形式，文辞华丽典雅，又多设比喻，而且涉及诸多文体的风格问题，词句上、理论上都比较艰深，所以读起来颇费心力。

常教先生所著《陆机〈文赋〉写作通论》，诠释《文赋》的词句和内容，甚为详赅，并能结合现代文艺理论多所阐发，非但对《文赋》有显幽发微之功，而且能启发读者思路，开拓视野，对于写作心理的培养和写作技巧的锻炼有着积极的指导作用。过去有关《文赋》的注释和论著不少，但都散载在报刊杂志上，或只是某些选集中的一篇，找起来颇为不便。常先生此书稿的出版，无论从理解《文赋》本文的深度、广度看，还是从普及传统文学的知识看，都是能有所收益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
语言研究所研究员 周定一

1995年2月

目 录

《文赋》写作通论	(1)
小序.....	(1)
正文	(10)
正文段一	(11)
正文段二	(21)
正文段三	(42)
正文段四	(48)
正文段五	(53)
正文段六	(58)
正文段七	(64)
正文段八	(68)
正文段九	(71)
正文段十	(74)
正文段十一	(79)
正文段十二	(90)
正文段十三	(94)
正文段十四.....	(100)
正文段十五.....	(106)
陆机简介	(112)
跋语·诗	(114)
《文赋》原文	(115)

《文赋》写作通论

小 序

《文赋》的开端，是采用散文形式而写的。它对《文赋》本身来说，可以称作小序，交代了写作的动机和意图。

〔原文一〕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①。夫放言遣辞，良多变矣^②。妍蚩好恶，可得而言^③。每自属文，尤见其情^④。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⑤。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⑥。

1. 词语通释

①余每观才士之所作：每，有每每、常常的意思。才士，一说有写作才气的人，指古今文学家；一说才士即先士，指兼有才学的古人。所作，指作文。所，特殊指代词。

窃有以得其用心：窃，私下，自以为是的意思，谦辞。有以，有所以，有可以用来。得其用心，得，领悟，领略，感悟。其，指代才士。用心，是说写作的用心。这里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是说写文章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从思想内容表现上说的；二是说用心写作文章的甘苦，是从构思技巧上说的。但全句意思着重在构思，指创作思想、创作意图。

②夫放言遣辞：此句是说写文章必须运用语言辞藻，把意思表达得准确、鲜明、生动。夫，提示词，用在一句话开端。放言，立言，指运用语言阐明观点。遣辞，指使用辞汇写文章。《文选》李善注：“放其言，遣其理。”这即指驱遣语言文字把文

意表达出来。

良多变矣：实在变化很多。良，很，实在，确实。

③妍蚩好恶：指文章的美丑好坏。妍蚩(yán chī 研痴)，美丑。

可得而言：指文章的写法，虽有千变万化，但它们的美丑优劣，还是可分辨清楚的。

④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意思是说，每当自己作起文章来，便更加能了解到才士们写作时的用心与甘苦了。属文，把文字连缀起来，指文章而言。属(zhǔ 主)，连缀。

⑤恒患意不称物：我经常忧虑构思意念不能完全符合所要描写的复杂客观事物的真实情况。这即苏东坡所说的观说之妙，不能了然于心。恒，经常，时常。患，忧虑，苦恼。称，符合，适合。意，意念，意象。物，指客观具体的事物。

文不逮意：是说写出来的文章与构思的意念，差距很大，不能充分地表达出自己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与情趣，即苏东坡所说的不能了然于心，指不能了然于口于手。逮，及，赶得上的意思。《文选》李周翰注：“体属(附着)于物，患意不似物；文出于意，患词不及意也。”

这两句是说，自己写起文章来，总是怕构思的意思和所要反映的客观事物不相符合，而且写出的语言文辞又不能完全表达构思时的意象。

⑥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知道怎样写文章并不困难，而要能写出美妙的好文章才是真正困难的呀！这是知易行难的意思。盖，发语词，用来承接上文，有大概之意。知，知道，了解。之，代词，指代写好文章的方法。能，能够，有能力做到。顾施祜说：“知者，明于文者也；能者，善作文者也。”(引自《文赋集释》)

2. 译文

每当我阅读了有才华的人们所写的文章,对于其艺术构思,私自以为能够领略到他们写作时的良苦用心。这些人在思想感情的表达和语言辞藻的运用上,确实有很多变化。而文章的美丑优劣我还是可以分辨清楚的。因此,每当自己写文章时,就会体会到创作的艰苦和辛酸。我经常苦恼构思时的意念,不能和所要表达的客观事物相吻合,而且写出的文辞又与自己的意念有着相当大的差距。其实,这并不是在“知”的理解上有困难,而是写作能力不够强呀。

〔原文二〕故作《文赋》,以述先士之盛藻^①,因论作文之利害所由,它日殆可谓曲尽其妙^②。至于操斧伐柯,虽取则不远^③,若夫随手之变,良难以辞逮^④。盖所能言者具於此云^⑤。

1. 词语通释

①故作《文赋》,以述先士之盛藻:为了总结前人的创作经验,探讨作家艺术构思的方法,所以写出这篇《文赋》,论述前辈作家优秀华美的文章。故:所以。先士,指前辈作家。盛藻,指优秀华美的文章。《文选》李善注:“孔安国《尚书序》曰:‘藻,水草之有文者’,以喻文焉。”

②因论作文之利害所由,它日殆可谓曲尽其妙:利害所由,指出利弊根源之所以然。其即是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的根源之由来。曲尽其妙,指委婉细致、穷尽其写文章的奥妙。它日,异日,改日。殆,大概。可谓,郭绍虞以为,“可谓”亦可作“可以”讲。曲,委婉细致。尽,全部。

把上面两句串起来说,所以写《文赋》,是为了论述前人优秀华美的文章,探讨创作的经验。今天虽然知道作文的利害缘由,但未必能写出好文章,将来的某一天或可能做到论述委婉细致,穷尽其作文的奥妙。这仍是解说“非知之难,能之难”的

问题。

③至于操斧伐柯，虽取则不远：《诗·豳风·伐柯》中有：“伐柯伐柯，其则不远。”《传》曰：“柯，斧柄也。”孔颖达《正义》讲：“执柯以伐柯，比而视之，旧柯短则如其短，旧柯长则如其长，其法不在远也。”不远，说明伐柯必须就近取法于斧柄，而且斧柄就在手中，所以说不远。至于，连词，表示另提一事。操，持，拿。伐，砍削。则，法式，规格。

这两句是说，如果手中拿着斧头去砍伐做斧柄的木把，斧柄本身就可以作为模式。好比写作文章，有古人的文章近在身边手头，则可以效法、借鉴，以此来研究写作的法则与规律。

④若夫随手之变，良难以辞逮：至于下笔之际，神思为贵，随手行文，变幻多端，运用文辞实在难以曲尽其妙地一一表达出来。若夫，转折连词，至于。良，实在。

⑤盖所能言者具於此云：我大概能够用语言说得出来的全都写在这篇《文赋》里了。盖，发语词，大概的意思。具，全部，完全。能，能够。云，句末语气词。

2. 译文

所以，我写这篇《文赋》，以此来论述前辈作家优秀美妙的写作成果，探索写作上利弊得失的缘由；将来某一天，或者可以深入而细致地弄清写作上的全部奥妙。借鉴前辈作家的写作经验，这就像拿着斧子去砍削木材做斧柄，斧柄的模式就在自己的手中。但砍削时的随手变化，只能意会，实在难以用语言表达出来。我所能说的大概全部都在这篇文章里了。

序意阐述(写作通论)

六朝骈赋，在其正文的前面，往往写上一段简短的话语作为小序。这种小序一般都是后人为作者编纂文集时而另外加上去的，以此来说明作者写此文的动机和意图。本段文字乃是

陆机本人用散文的语言形式所写的自序，交代了自己写《文赋》的目的、意念，探讨写作规律，叙述写作经验及其用心的甘苦辛酸。比如他说：“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其意思是说自己常常忧虑写作的意图不符合所描述的客观事物，文词不能传达构思时所感受的意念。这是理解《文赋》主旨的关键所在，应当重视。所谓“称物”，就是要准确地认识光怪陆离、纷纭复杂的客观事物；所谓“逮意”，就是要使文辞能够准确地表达作者的思想和意念。实际上，陆机写《文赋》的目的，就是企图解决作者心中的“意”、笔下的“文”，全是为了反映客观存在的“物”，而且力求其符合于“物”的真相。这是因为他洞晓创作的最大困难就在于客观事物是非常复杂多变的。

《文赋》开头就说，我常常阅读古代才士所写的文章，这些文章没有不是使用明确的语言和精练的字词来写作的。于是，体会到他们在创作中是匠心独运、煞费苦心的。陆机在《文赋》中所讲的创作过程是以构思为核心，这是由于他从古代作家的写作成就中体会到，巧妙构思是成功的先决条件。同时，也是他自己在写作的实践中领悟或意识到的。他希望读者能从具体作品中体会到古人思想的高超、情感的湛深以及表现手法之微妙。他认为假若能长期地如此沉浸在经典作品里，就会被先贤们的精神所陶冶，潜移默化，获得教益，并在不知不觉中汲取古人的伟大精神和气魄。

我们要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凡是经得起各阶层读者推敲，而且在长时期里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并能持久行远的作品，才称得上是真正的优秀作品。因为一篇作品，只有被一切时代的人们喜爱时，才算得上真正杰作。如果一部作品或者一篇文章在不同职业、不同生活、不同习惯、不同理想和不同年龄的人们中间，能博得异口同声的赞美，如《三国演义》、《水浒》、

《红楼梦》等，才能有力地证明这些作品确实是千古佳作。

那么，陆机写作《文赋》，正是由于他阅读古代优秀作品有了心得体会，并总结了前人的创作经验。在写作时，怎样使意能称物，文能逮意，也就是作者的思想意念必须符合所要写的宇宙万物之真相，以及写出来的作品要能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构思意图，这就要学习前人写作的经验。所以，《文赋》在小序里所讲的极为突出的就是如何使“意称物，文逮意”这一根本问题。他认为“物”是客观存在，而创作的最高目标就在于文能逮意，意能称物。可见，陆机对文学与现实的看法是朴素、唯物的。这也是我们通过《文赋》的学习，而要达到的写作目的。

陆机所谓“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是其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他确切地体会到了写作的甘苦。由于陆机深刻感受到在写作过程中下笔行文时，千变万化，微妙多端，是非语言所能表明得了的，以致每当他自己写起文章来，更加领会到其中的艰难困窘情况：即使你尽了最大的努力，也不能把写作中的所有微妙变化之处，都能一一表达出来。

如何理解陆机所提出的“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的问题呢？他所讲的“意”，并不是通常所谓的文章中已表达的意思，而是构思过程中的“意念”，亦即构思中所形成的具体内容。就是说，作者在构思时的意念，往往在写文章时，总觉得不能完全符合客观事物的真相。至于“意称物，文逮意”，就是构思时的意念要与客观事物相吻合，文辞才能够准确生动地表达作者的主观思想和情趣。唐大圆在《文选》注上说：“所构之意，不能与物相称，则患在心粗。或意虽善构，苦无词藻以达之，则又患在学俭。欲救此二患，则一在养心，使由粗以细，一在勤学，使由俭而博。”其实，陆机写作《文赋》的动机，就是企图探索解决

文学创作中的“意”、“物”、“文”三者的正常关系，即意与物相称，文与意相逮这个文学创作的根本问题，也就是情景相为吻合的奥妙。一篇杰作，总是三者完美统一。所以，写文章首先要求思想内容纯正。思想内容纯正深刻了，才能有益于读者，有益于社会。

意能称物，文能逮意，不是容易做到的。在作家的群体中，也有文野之分和高下之别。因为文学创作既要注意于色、声、香、味之观赏的描写与印证，又要注意于事实的写照、心理的反映与理想的自白。但是，文学家要从日常丰富的口语中，严格挑选最准确、最鲜明、最生动、最有意义的字眼，像悲观、乐观、庄严、淡漠、抑郁、忧伤、讽刺、嘲弄等状态，就要找到恰当的语气来描写，而且直到作品的终了或者一章的结尾，都要保持这种统一的语气，这是非常必要的。因此，构思问题是《文赋》讨论的中心课题，即如何使构思符合于客观的现实，又如何使构思中的东西具体化为语言文字的物质性表现。这种合乎唯物主义反映论的观点，贯串于《文赋》的整个创作理论中，成为全文的研究核心。实质上，意（情志）、物（物象）相称，即情志和物象相统一，描绘出来的艺术形象才能够表达作者思想和情感。但艺术形象不同于物象。因为艺术形象总是要饱含着作者的情志，表现一定的思想意义的。塑造艺术形象是文学艺术的重要任务，也是艺术构思的中心。因此，只有当描写的对象感动了作者，强烈地打动作者心灵的时候，始能创作出生动感人的篇章。当然，从各个作品分别观察之，那一定是千差万别、各不相同的。创作文学作品，作家要从繁复杂乱的生动现象中去感受、选择、提炼出有典型意义的东西，再加以集中、概括，通过形象表现出来。这是因为，人民群众要求作品在栩栩如生地描写生活的同时，也要求作品有发人深省的思想

内容。

何况，客观事物是复杂多变的，所以，使用语言既要做到准确、鲜明、生动，又要做到形象逼真、惟妙惟肖地将客观事物描绘出来。孔子说过，“情欲信，辞欲巧”，就是说情感要真实，文辞要巧妙，又要把事物真相准确、鲜明、完美、透彻地表现出来。假如你所写的东西没有实质内容，枯燥乏味，尽是一些陈词滥调和标语口号所组成的词句，对人又有什么启发和教育作用呢？由此可见，文学创作是一种复杂的艰巨劳动。作者不仅在认识生活、提炼题材的时候，需要经过艰苦的劳动，而且拿起笔来进行写作时，也同样需要经过艰苦的劳动。这样，才能有所成就。

然而，不管是写文章或是搞创作，用词是第一要素。一篇文章是由许多句子集成的，一个句子又是由许多字集成的。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词语则是文章传递信息的媒介物。文学不像绘画、雕刻、涂抹，使人们直接看见物体，一目了然；也不像音乐有节奏旋律，使人们一听便能引起感情共鸣。一篇文章，不管它是小说、论文，或是有趣味的游记，都得用许多文词作媒介。因此，文学具有绘画、雕刻所不具备的特点。因为文学较之绘画、雕刻，更能表现繁复的思想感情和各样的人生观。由此可知，词语既然是一篇文章的媒介物，那么，一篇文章作得好不好，则要看它词语用得好不好。古人说：“韩信将兵，多多益善。”但用词和将兵不同，用兵要多，而用词则要少。用字要用得精练，能以很少的字表现繁复的思想。因此，古人作文很注意炼字。所谓“吟成一个字，拈断几茎须”，这就是指诗人用字要经过艰苦推敲的阶段。

文学是用语言来创造形象、典型和性格，用语言来反映现实、自然景象和思维的。它与各种事物、生活现象结合在一起

构成了文学材料,并在充分地 and 明晰地描绘事物的后面反映所蕴藏着的社会生活的意义。因此,文学作品必须运用明确的语言和精练的字眼。但运用名词、动词、形容词等,要竭力避免重复,这是一切作家共有的规则。同时,用文字要善于绘声绘色,塑造出历历可见的事物,生动地表现现实,表现人们的行为和状态。只有深知语言的各种用法,善于发掘未经触动过的语言宝藏,并善于感觉到密布在我们周围的诗意,才能绘声绘色地把它表现出来。

我们说某篇文章好或者不好,首先是看内容。内容是评价文章优劣的主要标志。因此,写文章一定要有明确的主题,有了明确的主题才能把文章写好。那么,主题一旦确定,反映这个主题的思想就应像一条红线似的,或明或暗,若断若续,从头至尾贯串在整个作品里,时时刻刻让读者感到灵魂的跳动。因为只有主题明了,才能根据主题的需要选择材料,谋篇布局,遣词造句,如陈骥在其《文则》中所说:“辞以意为主,故辞有缓有急,有轻有重,皆出乎意也。”由此可见,一题到手,必先明确其注重之点,犹如连山千里,必有主峰;汇水百川,必有主流。因为,一篇文章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管运用那种表达方式,都要求其有一个明确的主题贯串全文。文章的各个部分都要同主题有有机地联系;所讲的事情都应该为表达主题服务。只有这样,文章的主题才能鲜明、突出,组织结构才显得紧凑、和谐、完整、美观。如果主题不明确,或者写作意图未确定,势必想到哪儿就写到哪儿,何处该起,何处该收,哪些应详,哪些应略,心中无数,那还有什么准则呢?

当然,文章的思想内容绝对不像天马行空那样无所凭借,而是产生于作者对所反映的客观事物的观察。而认识和理解,是以客观事物为基础的。离开了客观事物,文章的思想就成为

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正如高尔基所说：“主题是从作者的经验的产生，由生活暗示给他的一种思想。”（引自《和青年作家谈话》）

陆机特别强调说，写文章“非知之难，而能之难也。”这里提出“知”和“能”的问题，说明了写作不但要“知”，而且还要“能”，并且“知”不难，而“能”才是真难。顾施桢说：“知者，明于文者也。能者，善作文者也。”实际上，如何解决意称物、文逮意的问题，这不光是一个认识问题，而且是一个实践问题。它确实亦关系到“知”和“能”的实质问题了。的确，有些人在理论上能说得头头是道，甚至天衣无缝，可是写起文章来却不能得心应手，很难差强人意。懂得写作的规律和方法，不见得就能写出好文章，这是大家所公认的。显然，“能”是更为重要的。然而，长于写文章的人，常常是只凭心领神会，而说不出作文的奥妙。何况写作变化多端，绝不能用几条固定的格式和法则把其写作文章所有的奥妙、秘诀都能一一地说出来。当然，仍要辩证地看问题。倘若一个人的知识不够渊博，亦很难发挥他的写作才能。

那么，如何学习写作呢？《文赋》中引用了《诗·豳风·伐柯》的诗句“伐柯伐柯，取则不远”，比喻写作要效法古人，而文章随手变化的微妙，完全凭着人们的心领神会了。

正 文

《文赋》正文：共 15 个自然段，可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1～5 自然段）主要谈写作由酝酿，想象构思，摄取形象，组织布局，安排结构，直到把文章写成为止的全过程。后半部分（后 10 个自然段）主要论述创作中的一些利弊问题，从立意、布

局、结构、剪裁、修辞直到音韵，无不——详谈之，确实具有独到见解。

正文段一

本段是谈论创作的准备。陆机指出，写作前要静观默察客观事物，钻研古籍和前贤的文章，借以引起文思，进而发泄胸中情愫。

〔原文一〕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①。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②。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③。

1. 词语通释

①伫中区以玄览：长久地站立在天地之间，对万物进行幽深玄远的观察。伫(zhù注)，《说文》云：“久立也”。中区，犹区中，指宇宙或人世间。以，连词，表示动作的目的。玄览，向幽深遥远的地方进行深刻的观察与思索。

张凤翼说：“居玄以览物，故谓之玄览。”《老子》中有“涤除玄览。”河上公注：“心居玄冥之处，览知万物，故谓之玄览。”

颐情志于典坟：要在古代书籍中陶冶情志，即从钻研古书中求得精神上的营养，以此来焕发文思引起联想。颐(yí宜)，保养，引伸涵养性情和志趣。于，介词，引出动作的处所，作自、从讲。典坟：即三坟、五典，泛指古代经典书籍。《左传》昭公十二年，“楚国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杜预注：“皆古书名。”孔颖达疏引孔安国《尚书序》：“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

②遵四时以叹逝：顺着四时的推移变化，感叹时光的流逝太快了。遵，循，顺着。四时，指春、夏、秋、冬。《淮南子》：“四时者，春生、夏长、秋收、冬藏。”

瞻万物而思纷：观察到万物的盛衰，引起思绪的纷纭，以及文情的激荡。瞻，观察。思纷，指思绪纷纭和文情的激荡。

③悲落叶于劲秋：是说从深秋的草木凋落而引起心情的伤感。劲秋，深秋。秋有肃杀之感，故称劲秋。《文选》刘良济注：“秋气杀万物，故云劲秋也。”

喜柔条于芳春：是说在艳阳的春日，看到草木的绿叶嫩枝，自然会引起心情的喜悦与高兴。

这两句说明了文以情生、情因物感的道理。

2. 译文

我屹立在天地之间，长久地进行幽深玄远的观察，并从古代的坟（三坟）典（五典）里来陶冶个人的情志。遵循着四时的变化，感叹时光像飞箭般地流逝；每每看到万物的荣枯变化，引起情思的杂沓纷纭：在凄凉肃杀的寒秋，感伤草木的飘摇零落；在明媚的艳阳春日，喜看枝条的翠绿柔嫩。

〔原文二〕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①。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②。游文章之林府，嘉丽藻之彬彬^③。慨投篇而援笔，聊宣之乎斯文。^④

1. 词语通释

①心懔懔以怀霜：只有心地纯洁、清心寡欲的人，才能饱尝读书之志趣。懔(lǐn)懔，恐惧貌。怀霜，比喻内心洁白，就像怀抱霜雪一样。

志眇眇而临云：只有情操高雅的人，文品才会崇高。眇眇，犹渺渺，高远的样子。临云，比喻有崇高远大的志趣，如同升入云霄似的。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上说：“怀霜临云，喻心志之高洁。心志高洁则文品亦高洁。”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文如其人。

②咏世德之骏烈：歌咏先代的功业德泽。咏，歌颂。世德，